

《西諦書目》序言

趙 萬 里

西諦同志離開我們快近五周年了。他的全部藏書在他墜機遇難以後不久，即由高君箴同志遵照他的遺志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轉送北京圖書館皮藏。西諦書目五卷，題跋一卷，今年十月將由文物出版社排印出版。文物出版社認為我和西諦在搜訪、整理、探討祖國文化遺產方面，是多年在一起的。對於他的藏書內容比較熟悉一些，特地要我寫一篇序文。我辭不獲命，因把他的藏書特點就個人見到的擇要寫在下面，以就正於讀者。

西諦藏書的主要類別，有歷代詩文別集、總集、戲曲、小說、彈詞、寶卷、版畫和政治經濟史料等，範圍十分廣泛。除去外文书打算另編專目，通行常見的舊版書和新版書暫不列入外，總達七千七百四十種。其中明清版居多數，手寫本次之。宋元版最少，僅《陶集》、《杜詩》、佛經等數種。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

西諦對於歷代文學作品，總是按照中國文學發展過程，大力進行搜訪工作。從《詩經》、《楚辭》，到戲曲、小說、彈詞、寶卷，面面俱到，齊頭並進，四十年如一日。他不但重視作家的別集，還特別強調總集和地方藝文類書籍所起的作用。他認為總集類書籍不但可和各家別集互相比勘，取長補短，而且還可看出各個歷史時期文學流派的特點和選家對文學批評的傾向。在解答具體問題時，兩者之間，更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漢魏六朝文學，除了各家別集和薛應旗、汪士賢、張燮、張溥等編校的各家別集叢書，還兼收《昭明文選》各種版本三十三種，《玉臺新詠》各種版本八種，和明人馮惟訥、劉成德、張之象、張謙、曹學佺編選的總集。唐代文學除廣收各家別集，和朱警、黃貫曾、許自昌、毛晉、席啟寓、劉云份編校的各家別集叢書，還兼收唐宋人選唐詩，和明清人卓明卿、吳琯、吳勉學、胡震亨、曹學佺、季振宜編選的總集。對宋以後和近代文學作品也是如此。他特別留意地方藝文類書籍，前後收得的達二百多種。其中

不少是長期被人們忽視的，經他發掘出來，遂得重見著錄。

西諦收藏的明清人詩文集，數量也相當可觀，其中較大的一部份是僻書。他保存這些僻書的目的，是為了不讓它默默無聞地被大家遺忘掉，以便去蕪存菁，做到古為今用。此外，他對於畫家的集子如沈周的《石田集》、陳淳的《白陽集》、董其昌的《容臺集》、吳歷的《墨井詩鈔》、金农的《冬心先生集》，戲曲家的集子如《水滸記》、《橘浦記》作者許自昌的《臥云稿》、《四艷記》作者叶天祖的《青錦園文集選》、《臧改四夢》和《元曲選》編輯者臧懋循的《負苞堂文集》、《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湖海集》、《玉湖樓傳奇》作者裘璉的《橫山詩文鈔》，非常重視，都是他經常向人津津樂道的。他對曾遭禁毀的明遺民的著作，也一向留意搜訪，如方以智的《浮山文集》、李確的《潛夫先生遺文》、杜濬的《變雅堂文集》、葛芝的《臥龍山人集》，內容都很有史料價值。

西諦很早就開始收集唐宋以來詞人的著作。記得一九三〇年夏天，我在他上海虹口東寶興路寓所中，看到他新收的天一閣旧藏的幾種明版詞集。中有明人夏言的《桂洲詞》、夏鳴的《葵軒詞》、陳德文的《建安詩余》，紙墨俱佳，十分漂亮，但作品功力不深，風格不高，值得一讀的寥寥無幾。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那厚厚的一冊明嘉靖間四川嘉定九峰書院刻本元遺山編的《中州樂府》，字大如錢，刻工于粗獷中寓有質樸氣息，後來毛氏汲古閣本、朱氏《彊村叢書》本，都以此為祖本。解放後，他又在北京收得明代石村書屋藍格抄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詞》，前後有清初浙派詞人朱彝尊竹垞老人藏印，又有竹垞親筆題識和眉端評語。竹垞和汪晉賢合編的《詞綜》，就是依據這些資料為素材的。這兩種書，用他的話來講，是他詞藏中的兩朵燦爛發光的奇葩。此外，他為了全面評介明清人詞，採取雙管齊下辦法，除了搜集孫默編的《留松閣名家詩余》、聶先和曾王孫合編的《百名家詞》、龔群麟編的《浙西六家詞》和《詩余廣選》、《倚聲初集》、《瑤華集》、

《清平初选》、《今詞初集》、《众香詞》等总集外，又广收明清人詞別集。其中有 一到成就的名家，如汪氏环翠堂刻本陈大声的《草堂余意》、康熙間初刊本納兰成德的《飲水詞集》、道光間初刊本 項 鴻 祚 的《忆云詞》、龔孝拱手写本龔自珍的《定盦詞》，都因本子罕見，惹人注目。

西諦藏曲，可分两个时期。一九三九年以前为第一期，一九三九年起直到全国解放后为第二期。他曾經把第一期藏曲中的精本，編为《西諦藏曲目》写刻出版。刘龙田本《西廂記》、玩虎軒本《琵琶記》、浣月軒本《藍桥玉杵記》，和孟称舜編 定的《醉江、柳枝二集》，是其中白眉。抗日战争期間，为了解决生活問題，他把这批藏曲的一部分作价售去，去书之日，心情非常难过。稍后又重整旗鼓，大事补充。那时从徽州、苏州、揚州、浙东等地流到上海的杂戏傳奇中的精本，十之六七都归西諦所有。除了《西廂》、《琵琶》、《四夢》等等著名曲本不嫌重复，有見必收外，它如施惠的《幽閨記》、苏复之的《金印記》、姚茂良的《双忠記》、高濂的《玉簪記》、梁辰魚的《浣紗記》、徐霖的《綉襦記》、周朝俊的《紅梅記》、張凤翼的《紅拂記》、屠隆的《曇花記》、沈鲸的《易鞋記》、金怀玉的《合襟桃花記》、徐复祚的《紅梨記》、史槃的《鵝釵記》和无名氏的《破窑》、《鸚鵡》、《四美》、《異夢》等記，都有版式精美插图工致的明刻本。

西諦对于散曲的搜集，也非常努力。收藏中有天一閣旧藏明抄本《張小山乐府》、汪廷 訥 校 刊 本《陈大声乐府》、嘉靖間刊本秦时雍的《秦詞正訛》，和楊廷和的《乐府余音》、楊慎的《陶情乐府》、王九思的《碧山乐府》、殷士儋的《明农軒乐府》，以及金鑾、王骥、梁辰魚、馮惟敏等《四詞宗乐府》，都是很有名的本子，而且也是非常罕見的本子。

除了戏曲与散曲，西諦还是提倡搜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三十多年前，他从周氏言言斋发现华广生編选的《白雪遗音》，从那里抄出了一些内容比較清新健康的作品，出版了《白雪遗音选》一书。不久，有人在徽州一带得到了馮梦龙編选的《山歌》，这是中国俗曲宝藏中一个新奇的发现，中有不少恋歌，可和《国風》、《子夜歌》、《讀曲歌》等媲美。他不但慫恿书主排版重印，还把原书作价收归己有。他又在招子庸的《粵謳》和乾隆末年王廷 紹 編 选 的《霓裳續譜》等书里，发现了不少思妇怀人之曲和其

他描写妇女坚强意志的作品，給中国俗文学增添了許多光輝的篇幅。

西諦很早就开始研究《三言》、《二拍》等平話体小說和《三国志》、《水滸傳》、《西游记》、《岳傳》等故事源流，写了很多文章。那时他收藏的历代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还不够多，后来逐步发展，遂成为一个比較有系統的专藏。其中明版《水滸傳》最負盛名。記得一九三一年八月，我們同到宁波訪书，偶然在林集虛大西山房的书架上发现棉紙印本《忠义水滸傳》殘本八回，西諦大喜过望，认为这就是嘉靖年間武定侯郭勋的校刊本，在現存《水滸傳》版本中，再沒有比它更早的了，是一个新的重大的发现。当时我就表示異义，觉得嘉靖刻本是十分可能的，但武定侯郭勋刊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它和郭勋刊的《元次山文集》、《白乐天文集》字形和版式都不相同，和嘉靖本《雍熙乐府》比較，也有显著的差别。过了几年，西諦在书友郭石麟的帮助下买到了其中的五回，但其他三回，却为一个五金商人豪夺而去。直到一九五八年，才由北京图书馆从上海购回，大家多年来的願望，终于得到实现。

西諦在青年时代就对宝卷、彈詞、鼓詞等讲唱文学发生濃厚的兴趣。他曾經編了一个自藏的《彈詞目录》，登入《小說月报·中国文学专号》。还編了宝卷和鼓詞的目录。一二八敌机肆虐，这些书籍被炸毁了一部分，不久又續有增益。宝卷中有明写彩繪本《目連救母出离地獄生天宝卷》和嘉靖刊本《药师本願功德宝卷》，他认为这是流傳最早的两个宝卷。彈詞中名作尤多，《吳語文学》、《三笑姻緣》、《玉蜻蜓》、《珍珠塔》等，西諦都有藏本。由于作者把人物的形象和个性精雕細琢得十分生动，描写生活瑣事，以細致具体見长，备受群众欢迎。以后就出現了彈詞妇女作家。最有名的，当推陶貞怀的《天雨花》、丘心如的《笔生花》。对妇女們所遭受的封建压迫，提出了强烈的控訴。这是他所藏彈詞中压卷之作。鼓詞中也有不少内容比較健康的作品。外边罕見的，有福州本《荔枝陈三歌全傳》、《潘必正陈妙常村歌》，潮州本《双白燕》等。还有各种南音和时調唱本。这些民間艺人文学創作，如果沒有他大力进行搜訪和发掘，怕早就湮沒无聞了。

西諦对于历代版画书籍，有丰富的收藏和研究，这是人所共知的。他早年留意徽派版画，从明

朝歙县虬村諸黃如黃德時、黃應光、黃一楷、黃一彬等著名木刻家雕制的插圖書，直到清初徽派殿軍鮑承勛父子的木刻畫，他都有獨特的藏品。稍后又广收宗教畫。他藏的宋版《陀羅尼經》、元版《磧沙藏》的扉畫，以及明初北京出版的帶有圖象的佛教宣傳小冊子，綫條剛柔兼施，刀法明快流利，代表着各個不同時地的藝術風格。此外，上圖下文的通俗小說，附有插圖的雜劇傳奇和科學技術用書，各種靜物寫生和富有生活氣息的故事畫，凡是木版書中有插圖的，都在他刻意搜求之列。前後得書甚多。進入他的書齋，如百卉逢春，花團錦簇，令人目不暇接。

明代和明清之際，許多著名畫家為木刻家創作的畫稿，如丁云鵬為黃鱗、黃應泰等畫的《程氏墨苑》、陳老蓮為黃子立和其他木刻家畫的《博古叶子》和《水滸叶子》，蕭天木為湯尚、湯義、劉榮畫的《太平山水圖畫》，除了老蓮的《博古叶子》，西諦都有刻印絕精的本子。他藏的那部彩色印本《程氏墨苑》，一部分圖版是把幾種顏色塗在一塊板上印的，絢麗奪目，開後來饅板法的先河。《水滸叶子》著墨不多，卻能深刻而傳神地勾勒出梁山英雄們鮮明的個性和大無畏的反抗精神，是一部現實主義傑作。《太平山水圖畫》畫面峻秀奇拔，刀法變化莫測，把祖國雄偉富麗的山川景色，刻劃得超神入化，百觀不厭。

西諦還藏有明末胡正言編印的《十竹齋畫譜》和《箋譜》，這是中國古代版畫藝術舉世聞名的劃時代的傑出作品。它巧妙地運用了當時流行的饅板、拱

花二法，把彩色木刻畫印刷術推向新的高峰。書中《春風楊柳》、《秋日芙蓉》、《碧樹凝煙》、《寒梢籠月》、《松下听濤》、《籬邊訪菊》等富有詩意的圖象，和一草一木、一拳一石等彩色木刻畫，都用一板法來顯示畫面的深淺濃淡和陰陽向背的痕跡。他如山際行云、江上流水、禽類羽毛、花朵輪廓等則兼用拱花法。此後王蓀等編印的《芥子園畫傳》，文美齋主人編印的《百華詩箋譜》，用饅板而不用拱花，他也有十分精美的藏本。

西諦對於政治經濟史料，也經常留意搜集。如劉錫玄的《黔贛偶存》，是明代萬曆末年統治階級殘酷鎮壓貴州少數民族農民起義的血淚紀錄。程任卿的《絲絹全書》，是反映明代上層統治者通過實物征收，對徽州地區農民進行剝削壓榨的文獻匯編。它如《明崇禎朝經緯便覽》、《北新關商稅則例》、《閩海關則例》、《淮鹽分類新編》、同治間廣和號刊《丸散膏丹集錄》，和明代坊本《萬事不求人》、《四民備觀翰府錦囊》等書，都是比較罕見的參考資料。名目繁多，不一一列舉了。

西諦一生節衣縮食，費盡心力，為國家為人民積累了这么多的精神財富，對我國學術研究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無疑將作出重要的貢獻。喝水不忘掘井人，我們摩挲陳編，緬懷過去，不能不對他表示無限的欽敬和感激的心情！

這部書目是由北京圖書館王樹偉、朱家濂、馮寶琳、冀叔英四位同志合力編成的。分類上的失當和著錄上的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們多予指正。

（上接 35 頁）但也約略的看出《石頭記》原稿本的一些影子 and 流傳的大致情況。例如：

1. 原書有“凡例”，這“凡例”等於題解，同時也可看作是寫作計劃。

2. 每一回前面的“楔子”，或用詩。可能是後來傳鈔時對某些人的評語未辨清，遂把它摻入，形成了今天所謂“回前總評”的形式。

3. 這部著作在創作期間，即在曹雪芹的親友間評閱、傳鈔，衍成多種底本。

4. “甲戌本”接近原本，在甲戌重評之後，己卯四評之前，似應有一“三閱評本”。己卯以後的各本，與“己卯本”同是從這“三閱評本”蕃衍出來的。

5. 就目前所知，“甲辰本”（1784 年）是第一個經別人作序流傳的。因此可知這部《石頭記》，最晚於公曆 1784 年，已在社會上傳鈔、流傳日益廣泛。到 1791 年和 1792 年，程偉元先後印行過兩次，此後的印本，遂以程本為濫觴，八十回鈔本，乃晦而不顯。

① 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另一個百二十回乾隆抄本，其中“自來自去，可大可小”八個字，確是後添上的。

② 裕瑞《東窗閑筆》說《紅樓夢》“……蓋因雪芹改《風月寶鑑》數次始成此書，抄家各於其所改前後幾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諸稿未能畫一耳”。